

偉人
藏書



偉人藏書



啓功藏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伟人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1-4

I. 伟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505 号

书 名 伟人藏书
主 编 聂 明
责任编辑 张 山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68472815 68932218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印 张 240 印张
字 数 3400 千字
印 数 1000 册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7-81056-521-4/Z·7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五部 伟人藏书

第三卷

红楼梦（上）

.....

（一）

紅樓夢

清·曹雪芹

第一回

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

此開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因曾歷過一番夢幻，之後故將真事隱去，而借「通靈」之說，撰此《石頭記》一書也，故曰「甄士隱」云云。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？自又云：「今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，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細考較去，覺其行止見識，皆出于我之上。何我堂堂須眉，誠不若彼裙釵哉？實愧則有余，悔又無益之大，無可如何之日也！當此，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，錦衣紈袴之時，饌甘餚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負師友規誡之德，以至今日一技無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編述一集，以告天下人。我之罪固不免，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，萬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護己短，一併使其泯滅也。虽今日之茅椽蓬牖，瓦灶繩床，其晨夕風露，階柳庭花，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笔墨者。虽我未學，下筆無文，又何妨用假語村言，敷演出一段故事來，亦可使閨閣昭傳，復可悅世之目，破人愁悶，不亦宜乎？」故曰「賈雨村」云云。

此回中凡用『夢』『幻』等字，是提醒閱者眼目，亦是此書立意本旨。

列位看官：你道此書從何而來？說起根由，虽近荒唐，細按則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將此來歷注明，方使閱者了然不惑。

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，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、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。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，只单单剩了一塊未用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后，靈性已通，能大能小，因見眾石俱得補天，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，遂自怨自嘆，日夜悲号慚愧。

一日，正当嗟悼之際，俄見一僧一道远远而來，生得骨格不凡，丰神迥異，说说笑笑來至峰下，坐于石边高談快論。先是說些三云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說到紅尘中榮華富貴。此石听了，不觉打動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道說道：『大師，弟子蠢物，不能見礼了。适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質虽粗蠢，性却稍通，况見二師仙形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補天濟世之材，利物濟人之德。如蒙發一點慈心，攜帶弟子得人紅尘，在那富貴場中，溫柔鄉里受享几年，自當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』二仙師听畢，齐憨笑道：『善哉，善哉！那紅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；况又有『美中不

足，好事多磨』八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間則又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換，究竟是到头一夢，万境归空，倒不如不去的好。』这石凡心已炽，那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『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数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时，切莫后悔。』石道：『自然，自然。』那僧又道：『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质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。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。』也罢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，待劫终之日，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。你道好否？』石头听了，感谢不尽。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，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，可佩可拿。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『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！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，须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；』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诗礼簪缨之族，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。』石头听了，喜不能禁，乃问：『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，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？』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』那僧笑道：『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』说着，便袖了这石，同那道入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。

后来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。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无材补天，幻

形入世，蒙蒙大士、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偈云：

无材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

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？

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，投胎之处，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。其中家庭闺阁琐事，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，或可适趣解闷；然朝代年纪，地舆邦国，却反失落无考。

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「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，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；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、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」石头笑答道：「我师何太痴耶！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，又有何难？但我想，历来野史，皆蹈一辙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！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，爱适趣闲文者特多。历来野史，或讪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荼毒笔墨，坏人子弟，又不可胜数。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千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、子建、西

子、文君，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，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鬟婢开口即「者也之乎」，非文即理。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、大不近情理之话，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闷；也有几首歪诗熟话，可以喷饭供酒。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躐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今之人，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然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、好货寻愁之事，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？所以我这一段故事，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，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？就比那谋虚逐妄，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，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换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，忽离忽遇，满纸才子淑女、子建文君、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。我师意为何如？」

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《石头记》再检阅一遍，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，亦非伤时骂世之旨；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，凡伦常所关之处，皆是称功颂德，眷眷无穷，实非别书之可比。虽其中大旨谈情，亦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，一味淫邀艳约、私订偷盟之可比。因

毫不干涉时世，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。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人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『连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。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，跟着老太太和舅母，即同家里一样。姊妹们虽拙，大家一处伴着，亦可以解些烦闷。或有委屈之处，只管说得，不要外道才是。』黛玉忙站起来，一一听了。再坐一刻，便告辞。邢夫人苦留吃过晚饭去，黛玉笑回道：『舅母爱惜赐饭，原不应辞，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，恐领了赐去不恭，异日再领，未为不可。望舅母容谅。』邢夫人听说，笑道：『这倒是了。』遂令两三个嬷嬷用方才的车好生送了姑娘过去，于是黛玉告辞。邢夫人送至仪门前，又嘱咐了众人几句，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。

一时黛玉进了荣府，下了车。众嬷嬷引着，便往东转弯，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，向南大厅之后，仪门内大院落，上面五间大正房，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，四通八达，轩昂壮丽，比贾母处不同。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，一条大甬路，直接出大门的。进入堂屋中，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，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，是『荣禧堂』，后有一行小字：『某年月日，书赐荣国公贾源』，又有『万几宸翰之宝』。大紫檀雕螭案上，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，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

画，一边是金螭彝，一边是玻璃盆。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，又有一副对联，乃乌木联牌，镶着錫银的字迹，道是：

座上珠玑昭日月，堂前黼黻焕烟霞。

下面一行小字，道是：『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』。

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，亦不在这正室，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。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。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褥，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，石青金钱蟒引枕，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。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。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，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——觚内插着时鲜花卉，并茗碗痰盒等物。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，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，底下四副脚踏。椅之两边，也有一对高几，几上茗碗瓶花俱备。其余陈设，自不必细说。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，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，黛玉度其位次，便不上炕，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。本房内的丫鬟忙捧上茶来。黛玉一面吃茶，一面打量这些丫鬟们，妆饰衣裙，举止行动，果亦与别家不同。

茶未吃了，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笑说道：『太太说，请林姑娘到那边坐罢。』老嬷嬷听了，于是又引黛玉出来，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。正房炕上横设一张

炕桌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，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。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，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。见黛玉来了，便往东让。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。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，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，黛玉便向椅上坐了。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，他方挨王夫人坐了。王夫人因说：「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，再见罢。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：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，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，或是偶一顽笑，都有尽让的。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：我有一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「混世魔王」，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，尚未回来，晚间你看见便知了。你只以后不要睬他，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」

黛玉亦常听得母亲说过，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，乃衔玉而诞，顽劣异常，极恶读书，最喜在内帏厮混；外祖母又极溺爱，无人敢管。今见王夫人如此说，便知说的是这表兄了。因陪笑道：「舅母说的，可是衔玉所生的这位哥哥？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，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，小名就唤宝玉，虽极憨顽，说在姊妹情中极好的。况我来了，自然只和姊妹同处，兄弟们自是别院另室的，岂得去沾惹之理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不知道原故：他与别人不同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，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。若姊妹们有日不理他，他倒还安静些，纵然他

没趣，不过出了二门，背地里拿着他两个小幺儿出气，咕唧一会子就完了。若这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，他心里一乐，便生出多少事来。所以嘱咐你别睬他。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无日，一时又疯疯傻傻，只休信他。」

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。只见一个丫鬟来回：「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。」王夫人忙携黛玉从后房门由后廊往西，出了角门，是一条南北宽夹道。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的抱厦厅，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，后有一半大门，小小一所房室。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：「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，回来你好往这里找他来，少什么东西，你只管和他说就是了。」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，都垂手侍立。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，便是贾母的后院了。于是，进入后房门，已有多人在此伺候，见王夫人来了，方安设桌椅。贾珠之妻李氏捧饭，熙凤安箸，王夫人进羹。贾母正面榻上独坐，两边四张空椅，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，黛玉十分推让。贾母笑道：「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。你是客，原应如此坐的。」黛玉方告了座，坐了。贾母命王夫人坐了。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。迎春便坐右手第一，探春左第二，惜春右第二。旁边丫鬟扶着拂尘、漱盂、巾帕。李、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。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，却连一声咳嗽不闻。寂然饭

畢，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。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，云飯後務待飯粒咽盡，過一時再吃茶，方不傷脾胃。今黛玉見了這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，不得不隨的，少不得一一改過來，因而接了茶。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，黛玉也照樣漱了口。盥手畢，又捧上茶來，這方是吃的茶。賈母便說：『你們去罷，讓我們自在說話兒。』王夫人听了，忙起身，又說了兩句閑話，方引鳳、李二人去了。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。黛玉道：『只剛念了《四書》。』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。賈母道：『讀的是什麼書，不過是認得兩個字，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！』

一語未了，只听外面一陣腳步响，丫鬟進來笑道：『寶玉來了！』黛玉心中正疑惑着：『這個寶玉，不知是怎生个惫懶人物，懵懂頑童？』——倒不見那蠢物也罷了。心中想着，忽見丫鬟話未報完，已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公子：頭上戴着束發嵌寶紫金冠，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；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，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官綠，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緞排穗褂；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。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曉之花，鬢若刀裁，眉如墨畫，面如桃瓣，目若秋波。虽怒时而若笑，即瞋視而有情。項上金螭璫珞，又有一根五色絲絛，系着一塊美玉。黛玉一見，便吃一大驚，心下想道：『好生奇怪，倒象在那里見過一般，何等眼熟到如此！』只見這寶玉向

賈母請了安，賈母便命：『去見你娘來。』寶玉即轉身去了。一時回來，再看，已換了冠帶：頭上周圍一轉的短发，都結成小辮，紅絲結束，共攢至頂中胎發，總編一根大辮，黑亮如漆，从頂至梢，一串四顆大珠，用金八寶墜角，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旧大袄，仍旧帶着項圈、寶玉、寄名鎖、护身符等物；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，錦邊彈墨袜，厚底大红鞋。越显得面如敷粉，唇若施脂，轉盼多情，語言常笑。天然一段風騷，全在眉梢；平生萬种情思，悉堆眼角。看其外貌最是极好，却难知其底细。后人有《西江月》二词，批宝玉极恰，其词曰：

无故寻愁觅恨，有时似傻如狂。纵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来草莽。潦倒不通世务，愚顽怕读文章。行为偏僻性乖张，那管世人诽谤！

富贵不知乐业，贫穷难耐凄凉。可怜辜负好韶光，于国于家无望。天下无能第一，古今不肖无双。寄言纨袴与膏粱：莫效此儿形状！

賈母因笑道：『外客未见，就脱了衣裳，还不去见你妹妹！』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个姊妹，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，忙来作揖。厮见毕归坐，细看形容，与众各别：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，一双似这非这含露目。态生两靥之愁，娇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。闲静时如姣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

風。心較比干多一竅，病如西子胜三分。宝玉看罢，因笑道：「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」贾母笑道：「可又是胡说，你又何曾见过他？」宝玉笑道：「虽然未曾见过他，然我看着面善，心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日只作远别重逢，未为不可。」贾母笑道：「更好，更好，若如此，更相和睦了。」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，又细细打量一番，因问：「妹妹可曾读书？」黛玉道：「不曾读，只上了一年学，些须认得几个字。」宝玉又道：「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？」黛玉便说了名。宝玉又问表字。黛玉道：「无字。」宝玉笑道：「我送妹妹一妙字，莫若『颦颦』二字极妙。」探春便问何出。宝玉道：「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上说：『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画眉之墨。』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，用取这两个字，岂不两妙！」探春笑道：「只恐又是你的杜撰。」宝玉笑道：「除《四书》外，杜撰的太多，偏只我是杜撰不成？」又问黛玉：「可也有玉没有？」众人不解其语，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，故问我有也无，因答道：「我没有那个。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，岂能人人有的。」宝玉听了，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，摘下那玉，就狠命摔去，骂道：「什么罕物，连人之高低不择，还说『通灵』不『通灵』呢！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！」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。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：「孽障！你生气，要打骂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！」宝玉满面泪痕泣道：「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单我有，我说没趣；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，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。」贾母忙哄他道：「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，因你姑妈去世时，舍不得你妹妹，无法处，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：一则全殉葬之礼，尽你妹妹之孝心；二则你姑妈之灵，亦可权作见了女儿之意。因此他只说没有这个，不自己夸张之意。你如今怎比得他？还不好生慎重带上，仔细你娘知道了。」说着，便向丫鬟手中接来，亲与他带上。宝玉听如此说，想一想大有情理，也就不生别论了。

当下，奶娘来请问黛玉之房舍。贾母说：「今将宝玉挪出来，同我在套间暖阁儿里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橱里。等过了残冬，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，另作一番安置罢。」宝玉道：「好祖宗，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，何必又出来闹的老祖宗不得安静。」贾母想了一想说：「也罢。」每人一个奶娘并一个丫头照管，余者在外间上夜听唤。一面早有熙凤命人送了一顶藕合色花帐，并几件锦被缎褥之类。

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：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，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，亦是自幼随身的，名唤作雪雁。贾母见雪雁甚小，一团孩气，王嬷嬷又极老，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，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，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。外亦如迎春等例，每人除自幼乳母外，另有四个教引嬷嬷，除贴身掌管钗

餽盟沐两个丫鬟外，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。当下，王嬷嬷与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。宝玉之乳母李嬷嬷，并大丫鬟名唤袭人者，陪侍在外面大床上。

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，本名珍珠。贾母因溺爱宝玉，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，素喜袭人心地纯良，克尽职任，遂与了宝玉。宝玉因知他本姓花，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『花气袭人』之句，遂回明贾母，更名袭人。这袭人亦有些痴处：伏侍贾母时，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；如今服侍宝玉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人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，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。并题一绝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

缘起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书云：

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，有城曰阊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仁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窄狭，人皆呼作葫芦庙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，名费，字士隐。嫡妻封氏，情性贤淑，深明礼义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

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，不以功名念，每日只以观花修竹、酌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，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唤作英莲，年方三岁。

一日，炎夏永昼，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倦抛书，伏几少憩，不觉朦胧睡去。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见那厢来了一个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只听道人道：『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』那僧笑道：『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，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机会，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』那道人道：『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？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？』那僧笑道：『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，饥则食蜜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，乘此昌明太平朝世，意欲下凡造历幻缘，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，灌溉之情未偿，趁此倒可了结的。那绛珠仙子道：『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

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」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」那道人道：「果是罕闻，实未闻有还泪之说。想来这一段故事，比历来风月故事更加琐碎细腻了。」那僧道：「历来几个风流人物，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；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，总未述记。再者，大半风月故事，不过偷香窃玉、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。想这一千人人世，其情痴色鬼、贤愚不肖者，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。」那道人道：「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」那僧道：「正合吾意。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蠢物交割清楚，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」道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」

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「蠢物」系何东西。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「二仙师请了。」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「适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世罕闻者。但弟子愚浊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开痴顽，备细一闻，弟子则洗耳谛听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沦之苦。」二仙笑道：「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。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」士隐听了，不便再问。因笑道：「玄机不可预泄，但适云「蠢物」，不知为何，或可一见否？」那僧道：「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」说

着，取出递与士隐。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「通灵宝玉」四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已到幻境，便强从手中夺了去，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，上书四个大字，乃是「太虚幻境」。两边又有一幅对联，道是：

『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』

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有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一看，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。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。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，抱在怀内，逗他顽耍一回。又带至街前，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：那僧则癞头跣脚，那道则跛足蓬头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至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大哭起来，又向士隐道：「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、累及爹娘之物，抱在怀内作甚？」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还说：「舍我罢，舍我罢！」士隐不耐烦，便抱女儿撒身要进去，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言诗词道：

『惯养娇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渐凋。』

好防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。」

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们来历。只听道人说

道：『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營生去罷。三劫后，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。』那僧道：『最妙，最妙！』说毕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两个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，如今悔却晚也。

这士隐正痴想，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表字时飞，别号雨村者，走了出来。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，也是诗书仕宦之族，因他生于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，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。自前岁来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字作文为生，故士隐常与他交接。当下雨村见了士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『老先生倚门仁望，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？』士隐笑道：『非也。适因小女啼哭，引她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之甚，兄来得正妙，请入小斋一谈，彼此皆可消此永昼。』说着，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，小童献茶。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忽家人飞报：『严老爷来拜。』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：『恕诳驾之罪，略坐，弟即来陪。』雨村忙起身，亦让道：『老先生请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』说着，士隐已出前厅去了。

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。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，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，在那里撷花，生得仪

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的呆了。那甄家丫鬟撷了花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敝巾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方腮。这丫鬟忙转身回避，心下乃想：『这人生的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想他定是我家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，每有意帮助周济，只是没甚机会。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，想定是此人无疑了。怪道又说 he 必非久困之人。』如此想来，不免又回头两次。雨村见她回了头，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更狂喜不尽，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，风尘中之知己也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。士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早又中秋佳节。士隐家宴已毕，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，自为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『

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

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头。

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

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』

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曰：「

玉在楼中求善价，钗于奁内待时飞。」

恰值士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「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！」雨村忙笑道：「不过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诞至此。」因问：「老先生何兴至此？」士隐笑道：「今夜中秋，俗谓『团圆之节』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无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斋一饮，不知可纳芹意否？」雨村听了，并不推辞，便笑道：「既蒙厚爱，何敢拂此盛情。」说着，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。

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斟漫饮，次渐谈至兴浓，不觉飞觥限罍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弦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，二人愈添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禁，乃对月寓怀，口号一绝云：

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晴光护玉栏。

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

士隐听了，大叫：「妙哉！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见，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。可贺，可贺！」乃亲斟一斗为贺。雨村因干过，叹道：「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。只是目今行囊

路费一概无措，神京路远，非赖卖字撰文即到者。」士隐不待说完，便道：「兄何不早言。愚每有此心，但每遇兄时，兄并未谈及，愚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愚虽不才，『义利』二字却还识得。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闱一战，方不负兄之所学也。其盘费余事，弟自代为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！」当下即命小童进去，速封五十两白银，并两套冬衣。又云：「十九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冬再晤，岂非大快之事耶！」雨村收了银衣，不过略谢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谈笑。那天已交了三更，二人方散。

士隐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。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，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。因使人过去请时，那家人去了回来说：「和尚说，贾令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『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』」士隐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

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。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，那有英莲的踪影？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。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士隐夫妇，见女儿一夜不

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几人去寻找，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岂不思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看看的一月，士隐先就得了一病，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，日日请医疗治。

不想这日三月十五，葫芦庙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锅火逸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大抵也因劫数，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，如何救得下？直烧了一夜，方渐渐的熄去，也不知烧了几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，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，不曾伤了。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。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鼠盗蜂起，无非抢田夺地，鼠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难以安身。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，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

他岳丈名唤封肃，本贯大如州人氏，虽是务农，家中却还殷实。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，为后日衣食之计。那封肃便半哄半赚，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。士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封肃每见面时，便说些现成话，且人前

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，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。士隐知投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唬，急贫怨痛，已有积伤，暮年之人，贫病交攻，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

可巧这日拄了拐杖，挣扎到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癫落魄，麻履鹑衣，口内念着几句言词，道是：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；
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；
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；
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；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

士隐听了，便迎上来道：「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『好』了『好』了。」那道人笑道：「你若果听见『好』了『好』了，还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；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儿，便名《好了歌》。」士隐本是有宿慧的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早已彻悟。因笑道：「且住！待我将你这《好了歌》解注出来何如？」道人笑道：「你

解，你解。』士隐乃说道：

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、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，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那知自己归来丧！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作强梁。择膏粱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！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；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：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！

那疯跛道人听了，拍掌笑道：『解得切，解得切！』士隐便说一声『走罢！』将道人肩上的褡裢抢了过来背着，竟不回家，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。当下哄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封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访寻，那讨音信？无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鬓伏侍，主仆三人，日夜作些针线发卖，帮着父亲用度。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

这日，那甄家大丫鬓在门前买线，忽听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丫鬓于是隐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，一对一对的过去，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。丫鬓倒发了个怔，自思这官好面善，倒象在那里见过的。于是

进入房中，也就丢过不在心上。至晚间，正待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，说：『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。』封肃听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祸事。

第二回

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

诗云：

一局输赢料不真，香销茶尽尚逡巡。

欲知目下兴衰兆，须问旁观冷眼人。

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，忙出来陪笑启问。那些人只嚷：『快请出甄爷来！』封肃忙陪笑道：『小人姓封，并不姓甄。只有当日小婿姓甄，今已出家一二年了，不知可是问他？』那些公人道：『我们也不知什么「真」「假」，因奉太爷之命来问，他既是你女婿，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禀，省得乱跑。』说着，不容封肃多言，大家推拥他去了。封家人个个都惊慌，不知何兆。

那天约二更时，只见封肃方回来，欢天喜地。众人忙问端